

上帝的起源

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諾夫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上帝的起源

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諾夫著

楊永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

一九六一年，北京

本书介绍了对犹太教和基督教上帝的信仰的产生和发展。作者在这里研究了圣经关于创造世界和亚诺洪水的教义，指出相信人类灵魂的存在和对祖先的崇拜是怎样产生的，氏族神怎样变成了部族神，而对部族神的信仰，又怎样变成了对民族的唯一的上帝的信仰。作者清楚地说明了关于创造世界、亚诺洪水以及其他等等圣经故事的矛盾和无稽之谈。

И.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НАШЕГО БОГ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58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译出

上 带 的 起 源
〔苏〕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諾夫著
楊 永 鵬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胡同 5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56 号
北京新华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套米 $\frac{1}{32}$ · 印张 $5\frac{1}{4}$ · 插页 2 · 字数 112,000
1961 年 7 月第 1 版
196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2002·146 定价(七)0.58 元

目 录

著名的无神論者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諾夫	1
第二版序言	8
俄文改写本序言	11
第一章 宗教的历史	14
第二章 关于創造世界的聖經故事	19
第三章 亞諾洪水	38
第四章 祖先的神和氏族的始祖	48
第五章 犹太人对灵魂和祖先的崇拜	55
第六章 以色列人关于英雄和祖先的傳說	71
第七章 摩西各經和它們的历史价值	91
第八章 雅赫威一开始就是民族的神嗎？	102
第九章 古代的雅赫威	124
第十章 雅赫威变成了民間的神和民族的神	142

著名的无神論者伊·伊·斯克沃尔佐夫 —斯切潘諾夫

伊凡·伊凡諾維奇·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諾夫(1870—1928年)(斯切潘諾夫是他的笔名),是位优秀的老布尔什維克代表之一,党和国家的杰出活动家,博学的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是馬克思“資本論”俄文版的翻譯和編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責任編輯,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列宁研究院院长。

斯切潘諾夫是为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斗争的热情战士,苏联反宗教宣传活動的最初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无神論的卓越理論家和出色的通俗作家。

弗·伊·列宁非常重視斯切潘諾夫的通俗写作的才能和他对无神論問題的理論知識。列宁在“伊·伊·斯切潘諾夫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与世界經濟的过渡阶段’一书序言”里,着重指出斯切潘諾夫写作这本书的意图是“为了劳动人民,为了真正的人民群众,为了普通的工人和农民”。

列宁在1922年3月19日給斯切潘諾夫的信里写道:“請您再写这样一本(先好好地休息一下)关于宗教历史和反对一切宗教(包括康德主义的宗教和其他精致的唯心主义的或精致的不可知論的宗教)的书,并且概述无神論的历

史和关于教会同资产阶级联系的材料”^①。列宁在这封信里着重指出斯切潘諾夫善于在著作中“从头教起，当然不是教‘半吊子的科学’，而是教完全的科学”。

斯切潘諾夫的全部无神論的科学著作活动，都直接体现了列宁的这些指示。

同样，斯切潘諾夫也善于贯彻列宁在“論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文章里对我们反宗教者所提出的另一些指示。列宁在篇文章里写道，“……應該把各种无神論的宣传材料供给群众，把各种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告诉他们，用各种办法来影响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打破他们的宗教迷信，用种种方法使他们从各方面振作起来”^②以及其他等等。

可以毫不夸大的說，斯切潘諾夫在实现列宁这一指示方面比我们其他反宗教的作家都要彻底的多。他在自己的许多无神論的小册子里，杰出地表明應該怎样从各方面来看待信教的人，以便把他们从宗教的欺骗中解放出来。

斯切潘諾夫写了大量的反宗教的作品，他对信教人的态度是很特殊的。他的作品通常不是从一般的原理和論断开始，而是从实例，从叙述某件显著的事实开始，这样一起来就立刻引起了读者的注意。斯切潘諾夫自己对問題并不作出任何結論：結論是在讀者閱讀的时候自然形成的。

斯切潘諾夫是宗教問題的专家。他寫了许多很好的无神論的作品來論叙各种有关問題，在“关于宗教的談話”里，他指出了宗教和科学的对立，揭露了宗教道德的反动和剥削的性质，指出相信“梦識”和魔法是荒謬的。在“虔誠的思考”里，他有力地批判了关于基督教的圣人、地獄和天堂以

① “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6卷，第592頁。

② 同上，第33卷，第201頁。

及魔鬼和天使的傳說。他在“論正确的与荒謬的宗教信仰”里指出，“沒有正确的宗教信仰”，“一切宗教信仰都是荒謬的……”。他在“論領圣体”这本小册子里指出，基督教这个最重要的仪式来自古代野蛮人祭祀鬼神的仪式。在“关于相信鬼神的問題”这本书里，在談到信鬼的由來和信鬼在基督教中的作用时，他引证了一些有趣味的材料。“关于宗教的思維”这部作品特別值得注意，斯切潘諾夫在这部作品里以通俗的形式批判了宗教世界观的各个方面。

斯切潘諾夫的作品与众不同，笔法通俗、易懂，語言鲜明生动，容易为普通的劳动者所接受。他的一些作品由于語言丰富和生动，讀起來簡直就像文艺作品一样；他的“曾經有过这样的事……”一书完全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他揭露了宗教仪式的作用。

斯切潘諾夫在苏維埃政权成立后的头几年，就写了許多反宗教的作品，当时俄罗斯正教教会和其他宗教組織的領袖們，站在反对苏維埃的立場上，进行着反革命的活动，斯切潘諾夫非常注意这个問題，他无情而有力地揭露了他們。斯切潘諾夫在“宗教，僧侶，他的利益，詛咒和祝願”这本小册子里，揭穿了“最神圣的总主教”吉洪在苏維埃政权成立的头几年所干的反革命勾当。

在1918年初发表的“祝福”这篇文章里，斯切潘諾夫揭露了乌克兰僧侶（照斯切潘諾夫的話來說，他們是“与整个俄罗斯的僧侶血肉相关的”）的領袖們的反革命立場，他們为地主和資本家的走狗盖特曼斯科罗拔德斯基^①为夺取政

① 斯科罗拔德斯基，巴維爾·彼得羅維奇（1873—1945年），沙皇軍队的将领，是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苏联的年代中，占领乌克兰的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傀儡。盖特曼是德国武装干涉者授予他的头衔。——譯者

权在乌克兰发动的反革命政变祝禱。

当时，在俄罗斯正教教会里，由于一部分僧侣不同意教会领导人的反苏维埃的反革命立场，而产生了意见分歧，出现了自命为“新生教会”的所谓革新运动（这个“新生教会”的代表人物们认为，教会的反革命活动会使教会本身受到损害，并且会使劳动人民中的信徒脱离宗教）。斯切潘诺夫写了一本“論‘新生教会’”的小册子，在这里，他对“革新派”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揭穿了“革新派”的阶级本质，指出这个派别企图用迷惑民心的办法来顺应新的情况，保全与巩固在革命年代已经动摇了的教会威信。

斯切潘诺夫指出，革新者们极力使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在理论上结合起来，这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企图“把科学共产主义溶化在基督教里”，事实上，这只是为了“僧侣本身，为了拖延群众完全脱离一切僧侣，脱离教会和宗教的日期”。

斯切潘诺夫在作品里非常注意反宗教宣传的方式方法问题。他要求根据最新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资料进行深刻而全面的宣传，以便使劳动人民建立起科学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斯切潘诺夫认为应该用多种多样的形式来进行反宗教的宣传。

斯切潘诺夫号召加强无神论的宣传，同时他又要人们防止有使教徒感到侮辱的事情发生，因为这样是不必要的和有害的。他认为“这样不但不能使我们摧毁一切信教的基础——愚蠢和无知，反而巩固了它们”。

斯切潘诺夫要求每一个反宗教宣传的人，在进行宣传时不要简单地重复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一般原理，而要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原理来分析具体的实际材料，揭穿宗教信仰

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且指出宗教信仰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掉。

斯切潘諾夫始终是为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斗争的不可调和的战士，他坚决反对在宗教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他批评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戈尔捷尔和潘涅库克的观点，因为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宗教将自发地消灭，因此工人阶级的政党不需要干预这一自发的过程。斯切潘諾夫说，如果认定这是对的，那就是没有理解剥削社会里宗教的阶级本质。

对于一切宗教、教会和僧侣的阶级本质的揭露，应该使其有助于对社会发展与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斯切潘諾夫写道：“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不同，他认识到自己的任务不仅是破除对上帝的迷信，不仅是要消灭宗教的世界观，而且要用科学来代替对上帝的迷信，用科学的世界观来代替宗教的世界观”。

斯切潘諾夫虽然认为宣传无神论具有重大意义，但他从不认为对宗教的斗争就是目的本身。他写道：“……对我们来说，反对宗教世界观的斗争——不是目的本身……对我们来说，反对宗教的任务是服从于阶级斗争的总的任务的”。

这是弗·伊·列宁（1909年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这篇论文里）提出并明确强调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斯切潘諾夫结合着他对宗教社会根源的深刻理解，重复了这个原则。

在1922—1923年间，斯切潘諾夫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上，和著名的苏维埃历史学家米·尼·波克罗夫

斯基^①就宗教的社会根源問題进行了論战。斯切潘諾夫反对波克罗夫斯基的錯誤看法，因为波克罗夫斯基认为宗教沒有社会根源，原因是宗教的心理基础是生物对死亡的恐惧，即“人的兽性殘余”。

斯切潘諾夫反对这种理論，他证明宗教的根源存在于人們的社会关系中，即存在于对人的屈辱和奴役的关系中，因此，只有消灭这种对抗性的关系，才能彻底消灭宗教。

在斯切潘諾夫的反宗教作品中，有关宗教信仰的产生及其早期形式問題的作品，占着特殊的地位。

早在苏維埃政权成立的初期，我們就已开始了反对宗教的宣傳活动。为了有效地进行这种宣傳，必須培养无神論的宣傳干部。因此，在二十年代的初期，在斯維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里成立了一个反宗教問題学习班。同时在俄共（布）各区委会所屬学习班和苏維埃党校的教学大綱里，都列入了反宗教的課題。可是当时非常缺乏无神論方面的教学参考材料。弗·伊·列宁非常重視培养无神論的干部，他也注意到了这个問題，斯切潘諾夫說，“当时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同志的建議，給了我一个任务，要我写一本关于宗教問題的书，給苏維埃党校和反宗教工作人員当作反宗教宣傳手册”。

这本书就是斯切潘諾夫在1921年出版的“宗教信仰发展概論”（党校和苏維埃学校教师参考书）。这本书在二十年代曾經屡次再版过，当时它对培养反宗教的干部起了积

① 波克罗夫斯基，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1868—1932年），苏联历史学家和社会政治活動家。1903年加入联共（布）党。从1918年直到逝世前任副教育人民委员。他曾經严厉地批判貴族资产阶级的历史編纂学，但自己却站在折衷主义的反馬克思主張上。——譯者

极的作用。斯切潘諾夫还把著名的德国社会学者亨·庫諾夫著的“宗教和信仰上帝的起源”一书譯成了俄文，这本书在二十年代曾經不止一次地再版过。

我們向讀者推荐的这本“上帝的起源”是斯切潘諾夫在1919年写成的。本版根据1925年版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

正像斯切潘諾夫自己所指出的那样，他这本“上帝的起源”，是根据庫諾夫所著德文版的“神学或人种学的宗教史”改写的。然而这并不是一般的改写，而是把庫諾夫这本书彻底改作了，斯切潘諾夫在这本书里，除了系統地說明庫諾夫所提出的原理，还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并且尽量使它通俗化；毫无疑问，他作到了这一点。讀者在閱讀这本书时是会感到很大的兴趣的。

叶·穆拉夫約夫

第二版序言

本书的第一版大約是在五年前出版的，它早已卖完了，而且早已被认为是研究宗教史所必需的参考书之一。

当我打算来改作这本书的时候，曾經一度想使它成为广大讀者易于理解的通俗讀物。可是，在我所有的空閑時間里，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現在，在我着手改訂这一版的时候，我确信繼續保留它原来的基本特点是比較正确的。在一般的結構和闡述方面，它都不会使我們的宣傳員和鼓動員、学习班的學員以及中学生感到任何困难。

另一方面，这一版和第一版一样，基本上保留了庫諾夫的观点，如果要更重大的改写，这些观点也要有很大的改变。可是，这些观点正像我国学术界所公认的那样，已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在改訂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曾考慮到，如果沒有大量的聖經引文，讀者的思考会更加集中在作品的叙述上。

然而，我不能不保留这些引文，否則讀者自己就要去查閱引文，这样，就是有聖經的人也会感到很大的不便；可是，要是不去查閱引文，就无法閱讀这本书。同时我也不得不放棄把全部引文作为附录附在书后的想法，因为这样比把引文插在正文里更会分散讀者的注意力。

現在我稍微談談本書的內容。庫諾夫在这本书里，比

在“宗教和信仰上帝的起源”一书里，更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基本思想。谁要想反对这些思想，谁就必须注意库诺夫对犹太教的历史发展的观点。

有时，完全不像俄罗斯学术界所认识的那样，库诺夫的独特之处，根本不在他是怎样描写了原始二元论（“肉体”和“灵魂”）的产生。库诺夫在这里实际上只是重复了泰勒、斯宾塞、李彼尔特以及其他几十个修养较差的历史家说的活，正像我在“宗教和信仰上帝的起源”俄文本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他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库诺夫的真正功绩，就是他极为清楚地说明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和在这个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对于氏族、氏族联盟（族盟^①）、部族和“民族”祖先的灵魂的崇拜；说明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产生了“民族的神”的观念，对神同某个氏族公社或部族的祖先（或者是在记忆中合为一个形象的许多祖先，事实上也就是共同的祖先）的充满神话的灵魂的遗传关系的传说逐渐消失，以及这个祖先（始祖和在自己有限区域内的组织者）怎样变成全世界的“造物主”和“神”的，当然，这个世界只是指目前发展阶段上的众所周知的世界而言。

库诺夫在“宗教和信仰上帝的起源”一书中，根据秘鲁的、特别是印度半岛的宗教观点，探索了宗教发展的这一过程。他在这部作品里，以其独特的方法叙述了整个欧洲人都很感兴趣的旧约圣经中的上帝的故事。必须承认，库诺夫令人信服地，出色地解决了一个复杂的任务，这个任务被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祭司、不同信仰的犹太传经学

^① 族盟，或译胞族。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页。——译者

者^①以及他們的最博学的战友弄得混乱到简直无法解决的程度，为了彻底消灭上帝起源于世俗和人間的一切痕迹，在太古时代、中世纪和近代，这些人都作尽了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一切可以想像的和不可想像的努力。

庫諾夫在这部著作里，极其有力地打击了把“自然主义的”宗教看成是原始时代以来的宗教形式的陈旧观点。他令人信服地表明，人类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形式，把对自然力量的崇拜轉变为对半人半神的祖先雅赫威(Yahwe)的崇拜。

为了便利讀者，我在新版本里作了一些补充，簡要地叙述了庫諾夫进行研究的一般結果。

我在这二版也像在第一版里一样，仍然保留了我国学术界所认定的，古代犹太人的上帝名字叫雅赫威(即耶和华[Yeroba])的說法，虽然庫諾夫证明上帝的真正名字叫雅护(Yry)(參閱庫諾夫所著“宗教和信仰上帝的起源”一书第五章注釋)。

我确信，这部作品的新版本，会使我們的宗教史观更加明确，使我們对这个問題的看法更加一致。

伊·斯切潘諾夫

1923年12月

第三版是照第二版刊印的，沒有做任何修改。

1924年12月

伊·斯·

① 犹太傳經学者——猶太傳經是紀元前三世紀至五世紀为解釋聖經而編写的猶太宗教书籍，是剥削阶级从精神上压迫猶太劳动人民的工具。专门研究猶太傳經，盲目信从它的法則和指示的人，叫做猶太傳經学者。——譯者

俄文改写本序言

我們現在出版的这个版本是根据庫諾夫^①的“神學或人種學的宗教史”一書改寫的，這本書比其“宗教和信仰上帝的起源”一書要早出版三年。雖然這本書寫得早一些，然而在內容上却銜接於“宗教和信仰上帝的起源”一書，並且很像是它的續編。

庫諾夫在“宗教和信仰上帝的起源”一書中，大致地分析了宗教發展的最初阶段。他在这里所涉及的猶太教的範圍，仅仅是为了对一般宗教的发展史作某些說明。

庫諾夫在“神學或人種學的宗教史”這部著作里則恰恰相反，他對猶太教的最初阶段並未多費筆墨。他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宗教的最高形式，对他來說，猶太教只是他在用以說明宗教發展最高形式的例證。他例舉最初的宗教史，只是为了說明猶太教的歷史發展。

因此，這部著作雖然在某些問題上與“宗教和信仰上帝的起源”相同，可是又有着完全獨特的意義。

在對猶太教進行科學研究時，一開始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難，這些困難在長時間內不僅妨礙了對猶太教的研究，而且妨礙了對一般宗教歷史的研究。許多研究家在野蠻人與

① 亨利希·庫諾夫(1862—1936年)，德國右翼社會民主黨人。是一位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人種學家。

關於他對古代宗教問題的著作，參閱本書序言。——原編者

半开化民族的宗教仪式和观点里，发现有很多和犹太教相同的地方，但是他们却胆怯地否认了犹太教和其他宗教同样发展的结论。长时期以来，犹太教一直是，而且对很多人来说现在仍然是信仰的对象，而不是科学的研究的对象。更何况基督教民族又把犹太民族的上帝认做自己的上帝呢。读者在这本书的许多说明里，可以看到有关犹太教的发展，以致甚至是犹太民族的发展所遭到的不幸处境。

用不着说，库诺夫这本书就像他研究印度人、阿拉伯人、澳大利亚人和各种异教徒的宗教一样，是有着自己的特殊的目的的。他对“上帝的起源”作了真正的科学的研究，这个上帝不仅是犹太人的上帝，而且也是基督教民族的上帝。

本书的德文名称是《Theologische oder ethnologische Religionsgeschichte》，这就是说是否应该像犹太人和基督教的神学者那样来研究这个问题，还是在这里也应该采用研究一切宗教史、其中包括野蛮人的宗教史的方法。

库诺夫这部德文版的著作，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它批判地评论了瑪烏連勃烈赫尔的一部巨作“圣经的历史。对宗教史的研究”^①。

瑪烏連勃烈赫尔是由国家社会主义者转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而当时国家社会主义是因为和那些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闹分裂而兴起的。基督教新生教会的牧师和神学家，在后者的队伍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就连瑪烏連勃烈赫尔也受过专门的神学教育。

的确，瑪烏連勃烈赫尔转入社会民主党之后没有能够

① 1919年出版了这部书的很少一部分的俄文译本，并且预告以后要继续出版，直到最后出全为止。可是结果仍然只出了这一部分，没有继续出下去。不过这是没有什么可惜的。

放棄他所習慣了的意識形态，就像某些社會革命黨人獲得了共產主義者的稱號之後沒有改變自己的本質一樣。庫諾夫的評論指出，瑪烏連勃烈赫爾在某些問題上雖然比一些自由主義的神學家們走得遠些，可是實際上，儘管作品的副題是“對宗教史的研究”，然而整個說來，他仍旧是一個神學家，而不是一個科學研究者，無論怎麼說，他並沒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

俄國讀者對瑪烏連勃烈赫爾的觀點並不發生興趣，所以把庫諾夫的小冊子完全翻譯出來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在這本小冊子里對瑪烏連勃烈赫爾的批評占到一半以上，其中還引用了大量的長篇引文。

不過庫諾夫順便發展了一種思想，這種思想不僅對我們、對一般宗教史所擁有的貧乏的文獻來說是新穎的，而且，對猶太教史方面所擁有的貧乏的文獻來說尤為新穎。

我在我這本書里系統地闡明了這些觀念。其中某些地方則是直接譯自庫諾夫的小冊子。

伊·斯切潘諾夫

1919年8月